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 
第二十三回 訪寶玉氣走張公子 羨雪岩寵納金黛雲

上集書中說到胡寶玉效學鹹水妹，留洋人恩特住宿，雙雙同上牙牀，得嘗外國的異味，心滿意足，體暢神舒。所有中西交涉情形，諒看官們也都知，無待在下摹繪的了。況這樣穢褻的事，非惟說將出來味同嚼蠟，而且有傷風雅，大違醒世的宗旨。所以在下草草表過，就算交代，並非惜墨如金，為寶玉遮掩這一宵醜態。要曉得淫書害人，比淫畫尤甚。一幅淫畫，只有一幅的形景，憑你畫得活潑神似，終究不能說話，不能行動，分明是一對死人，有何趣味？至於淫書，則筆筆週到，奕奕如生；無微不至，體態逼真。無論一言一動，一笑一啼，以及怎樣的恩情，怎樣的淫態，怎樣的結識起來，怎樣的勾搭成事，從頭至尾，一一躍然於紙上，能令觀者神迷，聽者意蕩。漫說血氣方剛的少年見了這種淫書，要暮色傷身；即老年亦未免動火，勢必老不服老，豈非催他上閻王殿嗎？昔年蘇州有一富家子弟，年紀只有五六歲，在書房裡讀書，狠是聰明伶俐。偶然見書架上有一部《西廂記》小說，他就瞞著先生觀看，日夜愛不釋手，單羨那位鶯鶯小姐，弄得茶飯懶吃，骨瘦如柴，犯了相思癆病而死。還有一個人，看了一部《紅樓夢》，直到臨終的時候，猶大叫「黛玉姐姐」不置，你想癡也不癡？若照這樣說起來，《西廂記》、《紅樓夢》兩部書尚且看不得，何況《金瓶梅》、《覺後傳》、《杏花天》等各書，豈可入少年之眼？宜乎在上者懸為厲禁，好善者劈版焚書，以免貽害世人。我故云淫書之害，甚於淫畫，看官們諒不河漢斯言。如今這部《九尾狐》，實為醒世之作。不過借胡寶玉做個榜樣，奉勸愛嫖諸公，早醒青樓之夢，勿為狐媚所惑，就是此書的知音了。

閒話少敘，書歸正傳。且說胡寶玉與恩特雙宿雙飛，春風幾度，早已是日上窗紗。恩特因洋行中有事，未便留戀，惟與寶玉約定晚上再會，匆匆向行中去了。寶玉知洋人性情直爽，留也無用，任他自去。見時光尚早，又睡了一回，方才起身。看鐘上已敲二，梳妝之後，用過了午膳，終覺得身子疲倦，雙眼懶抬，仍橫在一隻外國皮榻上，似睡非睡的養了一回神。忽然耳輪邊聽得鈴聲響動，阿金過來喚道：「大先生醒醒罷，康大少來哉。」寶玉連忙坐起，見阿珠已引伯度進房。寶玉即請伯度坐下。伯度先問道：「昨晚恩特喝醉了酒，後來只怕沒有回去罷。」寶玉聽了，臉上紅了一紅，答道：「俚吃醉仔，直到天亮快勒醒格，哪哼好送俚轉去介？橫勢奴真金勿怕火，說俚是外國人，就是標緻點格中國人，奴也勿動心格。」伯度聽這幾句話：「明明看中恩特，留他住宿，偏要在我的面前假撇清，瞞過這件事，實屬可笑得很。不然，我無心問他，他為什麼臉上紅起來呢？」故又笑嘻嘻的說道：「我拉這根皮條好不好嗎？」寶玉佯怒道：「實梗瞎三話四。奴是坐得正，立得正，那怕搭和尚、道士合（讀哈）板凳，也嚙啥要緊。老實勿客氣，拳頭浪立得人，臂膀浪跑得馬。奴搭外國人一淘困，康大少阿曾看見介？」伯度知他裝腔做勢，毫不動氣，仍笑道：「我雖沒有看見，卻有人告訴我的。而且我善於相面，一見顏色，就知道你的心事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會仔相面，街浪格相面還要多來！」說著，把嘴撇了一撇。伯度道：「待我相出來，自然你佩服了。」寶玉置之不答。伯度笑道：「我相你一雙桃花眼，眼上有兩個青圈，好像戴著一副眼鏡；神思昏昏，如桃花含宿雨、楊柳鎖朝煙的樣兒。所以我問你，這根皮條拉得好不好？你不要生氣，我是據相法而論。你道對嗎？」

寶玉雖然被他識破，還想要遮掩強辯。伯度忽走將過來，湊著寶玉的耳朵，錯落錯落，說了許多話兒。寶玉即微微笑了一笑，把頭點了幾點。要知伯度所說的話，待在下細細表明，免得看官們狐疑，謾我賣什麼關子。其實伯度專為自己，欲在寶玉面前買功，故咬著耳朵說道：「我現在所做的買辦，出息有限，遠不及恩特這片洋行，每年能多好幾萬銀子。如果你與他往來，我想要靠你的福，托你在他面前吹噓幾句，得能我進了他的行，我真感激你不盡呢！至於我方才的話，不過與你取笑，你不要見氣，只當我放屁就是了。」寶玉一聽，故不禁點頭微笑，說道：「枉恐是做買辦格，其實真真是個大滑頭。」伯度笑道：「若不是滑頭，怎做洋行裡的買辦？不但向洋人要拍馬屁，而且還要吹牛皮，他才相信我，把這個大權交與我呢。」寶玉也笑道：「實梗說起來，搭俚做堂子生意，也差勿多勒海！」伯度被寶玉調侃，也只好付之一笑，又把別話講了一回，聽得鐘上敲了五下，方才去了，不表。

仍說寶玉受伯度囑托，緊記在心。等到晚上十點鐘，恩特前來赴約，口銜著雪茄煙，手拿著半瓶勃蘭地酒，皮鞋橐橐，走進房來。寶玉起身相接，敷衍說了幾句外國話，讓他坐下。恩特即將那帶來的酒自斟自酌了一回，忽問起康伯度今日可曾來過？可曉得我們兩人的事？寶玉趁勢說伯度怎樣的能幹、怎樣的知趣，倘使你洋行裡用他做了買辦，一定包你發財的。恩特道：「只怕他不肯到我行裡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搭俚說仔，俚嚙不勿肯格。」恩特點點頭，寶玉知他首肯，也不再說了。其時恩特酒已吃完，興致倍添，就拉著寶玉的手，同上巫山去遊歷了，不須細敘。

自此恩特往來無間，中外聯歡，將及一月有餘。雖外面有人知曉，誰敢出面干預？彷彿掛著洋商牌子，有了靠山一般。然生意比前稍衰，寶玉也不放在心上，越發任意胡為，只圖夜間歡樂，怎顧自己聲名？所幸那班登徒子，薰蕕莫辨，反以親近寶玉為榮，故爾靴把門巷，尚不至車馬全稀。若換別的妓女，也照這個樣兒，早已不堪設想了。

書貴簡潔，掃去浮文。單講那一天傍晚時候，寶玉正與阿金閒話，忽聞樓下叫人鐘鳴，知是有客來了。即命阿金出外招接。剛走到樓梯跟首，見上來一位少年，不是別的客人，原來就是無錫清河公子張仲玉。阿金因他是寶玉的心上人，連忙叫了一聲「張大少」，招呼進房。那知寶玉自與洋人交好，嘗過了海外的異味，久已改變心腸，將仲玉拋至九霄雲外。況疏離了幾個月，從前的熱度已退，故相見之下，並不分周旋，淡淡的叫聲「張大少」，請他在廂房中坐下，略敘了幾句寒暄，方懶懶的問道：「張大少，幾時到上海格介？」仲玉答道：「我是今天午後才到，現寓在親戚處。因分想念你，所以此刻就來看你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格倒多謝仔。故歇阿要幾時轉去介？」仲玉道：「還沒有定，大約至多一月，就要回去的。」寶玉也不再問，默坐了半晌。仲玉見寶玉這副神色，比前天差地遠，大不相同，非但無親熱的言語，並且冷淡異常。「莫非他另有相好，把我討厭嗎？」想到這裡，便覺得有些不耐煩了。既而轉了一念：「或者他今日別有心事，受了人的氣，也未可知。我且耐性再坐一回。」此時仲玉與寶玉默默相對，旁邊阿金看他如此，翻有些過意不去，暗歎寶玉戀新棄舊，見異思遷，太覺無情無義。況張公子品格超群，人才出眾，的確是多情種子，非尋常俗客可比。即使內才不足，欠缺「毒之具」；然照這樣的外貌，已是萬中選一的了。何以寶玉偏愛洋鬼，甘失情郎，可稱得瞎眼的淫貨。阿金動了此念，便拿了一隻銀水煙筒，走至仲玉面前，一頭裝煙，一頭敷衍道：「倪先生一逕牽記呀，末長遠勿來，倪先生近來末大勿快活，有仔點心事，格落今朝待慢大少。見氣，登勒間搭用仔便夜飯勒去。」說著又倒了一杯茶過來。仲玉接杯在手，聽阿金這篇說話深有道理，已把疑團消釋，並不怪寶玉待慢，將頭點了一點，說道：「我就在這裡吃飯便了。」要知仲玉胸中本無芥蒂，實指望與寶玉續舊，重聯魚水之歡，萬不料寶玉變心，故一經阿金掩飾，即便回心轉意。那曉得孽緣已滿，合該兩下斷絕。

平日恩特到此總在十點鐘之後，今夜突然較早，剛正仲玉用過晚膳，欲與寶玉細訴舊情，忽聽下面叫人鐘一響，扶梯上皮鞋橐橐，直上樓頭。寶玉初不在意，以為此時恩特斷不到來；及至聽得鞋聲，忙慌叫阿珠去看，那知來不及了，恩特早已闖進房中。先同寶玉攙攙手，回頭見仲玉坐在那裡，一雙碧眼對著呆呆的直視。寶玉知事已弄僵，急忙命阿珠、阿金拉著恩特，到對面秀林房中去坐了，然已急得花容失色，粉面通紅。仲玉看在眼裡，究竟是聰明人，早識其中的緣故，不覺氣滿胸膛，臉上也起了兩朵紅云。「怪不道寶玉將我冷淡，原來他與西人交好，用我不著了。你看滿房中內用西式，分明討好西人無疑。」剛想要發作幾句，忽見寶玉走出房去，換了阿金過來陪伴。阿金知仲玉著惱，先批解道：「倪先生要保人險，格落外國人到間搭來呀。」仲玉如何肯信？便氣烘烘的說道：「我要去了！你家先生保人險也好，與他結識也好，都與我不相干涉呢！」說罷，起身就走。阿金道：「大少再請坐歇，讓倪先生來仔勒去哩。」仲玉道：「不必不必，我不要在此打斷他的興頭，那個要他送我呢！」阿金知不能留，只得代寶玉相送。仲玉匆匆下樓，一逕出門，回到親戚家去。從此與寶玉斷絕，在申住了半月，即便回轉無錫，不提。

仍說寶玉在秀林房中與恩特敘話，聞得氣走了仲玉，不說自己無情，翻說仲玉太不知趣，前來纏擾。可見寶玉一味貪淫，那知什麼好歹？阿金說他沒有眼睛，信是確論，以致晚年失算，竟無好好的收成結果，實本於此。斯是後話，我且慢表。

當夜寶玉一心討好恩特，只說方才這個姓張的是一個小滑頭，現在打發他走了。恩特卻並不介意，只知與寶玉圖歡。又過了幾天，一日晚上，有人前來叫局，寶玉將局票一看，上面寫著胡姓，叫至後馬路，諒必是士誠叫我。因前月士誠來打茶圍，講起他的堂房阿叔胡雪岩擬在下月娶討金黛雲，屆時我來叫你的局，伴到我老叔家裡，方知他家富貴繁華，可稱海上第一。何以士誠說起這句話呢？皆為寶玉一向羨慕雪岩，常常提及，雖自恨無緣相見，未蒙雪岩垂青，然私心景仰，有「生不願封萬戶侯，但願一識韓荊州」之意。所以寶玉從楊四家出來之後，即便改姓了胡。前書也曾表過，茲不復贅。

且說寶玉看過局票，曉得到雪岩府中侑酒，欣然打扮了一回，換了一身極時式的衣裙，修飾得更是嬌媚，然後等著阿金上轎前往。不消片刻，早到雪巖門前，舉目一望，別有一番豪華景象。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

彩棚高搭，繡幔遙連；球分五色，錦繞四圍。燈影輝煌，密如星點；人聲繁雜，聚若雲屯。門以內笙簫盈耳，戶以外車首充衢。轎子紛紜，盡是官商同妓女；巡捕排到，無非印度與華人。正是：主人未醒繁華夢，賓客同趨富貴家。

寶玉觀看未畢，轎子已擠入人叢，在大門前停下。阿金一手提著煙袋，一手扶著寶玉出轎。走進大門、儀門，見茶廳上擺著燈擔堂名。大廳天井裡搭著戲臺，剛正開演。雖然熱鬧異常，卻無閒雜人等圍繞。寶玉同阿金走上大廳，見廳上掛燈結綵，賓客滿堂，一排的酒席，約有二□餘桌，均已坐滿，都在那裡飲酒猜拳，歡呼調笑；旁側坐著許多北里姊妹，有的高唱京腔，有的低奏崑曲，調絲弄竹，如入東山之宅。有一首七言律句，以志當日之盛。詩曰：

金屋修成貯阿嬌，銀河今夕鵲填橋。  
樽開北海賓朋滿，樂奏東山粉黛邀。  
大白狂飛花侑酒，小紅低唱客吹簫。  
慶餘堂上群芳集，事羨當平豔福消。

其時寶玉已到廳上，一望之間，正不知士誠坐在那裡。幸得阿金眼快，用手向西邊一指，說道：「胡大少坐勒格搭呀！」於是雙雙走至西邊。士誠也看見了，招呼寶玉坐在肩下。寶玉叫應了一聲。又見這席上的客人有三位認識的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從前楊四相交的朋友，一個叫黃芷泉，一個叫顧芸帆，一個叫侯祥甫。寶玉雖一一叫應，然回想當年，卻有些不好意思，只得老著面皮在旁侑酒。且芷泉、芸帆今日所叫的局仍是陸月舫，祥甫仍是陸昭容。惟昭容吃上了煙癮，已將花容改變，遠不如前；月舫則依然如是。幸得他們不提前事，心始稍安。忽聞士誠問道：「前天張仲玉可曾到過你家嗎？」寶玉道：「來是來過歇一埭，勿知訪哈格勿快活，坐仔一歇歇就去格，連奴留才留勿住呀。」士誠點點頭，明知其故，也不復問，仍與眾人猜拳轟飲。

不言寶玉在此侑觴，且將主人略表幾句，以清書中眉目。那主人姓胡號雪岩，籍隸浙江，寄居上海。家資號稱千萬，所有田地房屋、行棧莊號，不計其數。即在杭州所開的慶餘堂藥舖，也有數□萬之巨，可算得江浙第一富翁。而且昔年軍前助餉，蒙左宗棠爵相保奏，賞給二品頂戴，欽賜黃馬褂，以致官界、商界中人無不趨承恐後，與他往來結識。一時顯赫，罕有其匹。惜乎犯了一樁大毛病，生平最喜漁色，雖家中妻妾成行，不下金釵□二，然貪心不足，見了有姿色的婦人，不論孤孀、閨女以及妓女、奴婢，必須千方百計，娶歸家中，方才稱心。抑且賦性奢華，有日費萬錢之概，所以後來有此失敗，弄得身死名裂，家破人亡，與古時石崇、鄧通一般。但此非書中正文，不便細表。

且說現在的胡雪岩，前月偶涉花叢，看中了金黛雲，即便議定身價，揀選吉期，擇於今日娶歸。雖是納妾，並無交拜禮節，然排場闊綽，氣象奢華，大宴賓客，遍請紳密，可稱一時盛舉。凡北里姊妹，均豔羨黛雲有福。那知後日冰山一倒，金屋同傾，仍舊流落風塵，變作一場春夢，可勝浩歎！蓋其情其事，與寶玉不同。寶玉之嫁而復出，因自己貪淫所致，否則與楊四白首齊眉，其後福正未可量；不比黛雲紅顏薄命，一旦大廈傾頹，失其庇護，不得已重墜孽海，恨名花之遭劫，恨流水之無情，固不得與寶玉相提並論。昔護花生有詩惜之曰：

自古紅顏薄命多，名花無主奈如何？  
天心未厭風塵苦，復使美人受折磨。  
此段情節，與寶玉無關緊要，恕不詳述。

仍說當晚寶玉在廳前侑酒，偶然抬起頭來，見樑上的堂名匾叫做「慶餘堂」，心中甚是羨慕，暗想：「我也改姓了胡，何弗也叫做『慶餘堂』呢？」此時心裡雖在那裡妄想，嘴裡卻與士誠調笑。應酬了好一回，見那北里姊妹陸續告辭去了，只剩月舫未走，寶玉也起身向士誠道：「胡大少，對勿住，奴要去哉。明朝請到倪搭來，奴勒浪望格。」士誠唯唯。寶玉因向芷泉等回頭了一聲，方才同阿金出了胡宅，乘軒而歸。正是：

竊取匾名傳後日，別將韻事佐新談。

以後另有一段花叢佳話，藉解寶玉之穢，幸勿以無理取鬧視之。待在下暫停一停，再行奉告。